

跃进小叢刊(六)

# 老 长 工

“人民文学”編輯部編



跃进小丛刊(六)  
老 长 工  
“人民文学”编辑部编

\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字数23,000 开本787×1092 耗1/32 印张1 15/16 插页2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5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20·924

定 价: (5)0.10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风浪.....   | 沙 汀 (1)  |
| 老长工.....  | 束 为 (16) |
| 井台上.....  | 管 桦 (31) |
| 卖韭菜的..... | 管 桦 (37) |

## 风 浪

沙 汀

这天晚上，真叫申大嫂够忙了。

刚从地里回来，她就动手煮飯，喂猪，現在又在給申大哥煨姜开水。她揀了半瓢水在鍋里，放了些老姜、紅糖，用竹鍋盖罩住；然后在灶門口坐下，一面生火，一面給半岁大的奶娃喂奶。

她要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一点。把申大哥招呼好，她还得赶到队上开会。近几年来，她很少开会。她有三个孩子，除开庄稼，还有一大堆家里的活路，經常挤不出時間。申大哥人很老实，耳朵又有点聋，尽管有时也开会，經常总是坐在角落里打瞌睡。因为他們有个共同想法，一切都有社管会主持，只管老老实实工作好了。

但是，对于这次會議，申大嫂两夫妇却都非常重視。因为工作同志曾經挨門挨戶动員，希望每个社員都能出席。最近几天晚上，就連那些从来絕少参加社会活动的老社員，一到黃昏，也都拿起电筒、火把，到队办公室去了。正象一九五五年冬天，扩社报名的时候那样，仿佛整个农村已經沸騰起来，跳出了生活常軌。

現在，水已經煮沸了。竹鍋盖上的蒸气直往上冒，好

象烟雾一样。申大嫂摸着嬰兒，轉到灶头边去了。拿鍋鏟在鍋里攪了一陣，就把姜湯用一支大斗碗盛起来，端到床边上去了。

“赶快趁热喝下去吧！”她說，把碗搁在一个凳子上面。

“周身就象浸在冷水里一样。”申大哥吟呻說。

“昨晚上叫你把烘籠提去，你不听呀！”申大嫂生气說。

接着，安頓好大的两个孩子，背上奶娃，她到队上开会去了。

申大嫂名字叫何秀兰，身材瘦长，比申大哥起碼高半个头。說話火辣辣的，而且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絕對不打折扣。她同申大哥結婚十几年了，一共养过五个孩子。解放前养的两个，一个不到周岁就死掉了，一个卖了；价钱呢，用他們自己的話說，比双月猪还便宜。

申大嫂可以說是全家真正当家作主的人。申大哥也事事听她安排，因为他知道她比自己能干。解放以前，农闲时候他总是到街上替商家挑脚，把盐巴、干酒运到山河里去；可是，就連这点简单营生，他也往往不知不觉遭到克扣。两夫妇一向是和好的，只是一九五四年在入社問題上发生过一次爭吵。当然，最后还是申大嫂胜利了，很快就报了名，成为太阳升农业社的社員。

申大嫂是太阳升农业社的第七生产队的队员，在七队与八队交界的地方住家。这是丘陵地区，繞过一个山

嘴，起碼都有半里路程，所以离办公室相当远。沿途又多是冬水田，一不当心，就会跌到田里。她一面走去，一面不断盘算，她該怎样在会上发言呢？因为工作同志还叮嚀过，大家不仅必須到会，还得尽量的提意見，从干部的工作作风直到党和政府的重大措施。

也許平常很少考虑过这些問題，也許題目大了，等她走到队办公室的时候，一共才想起七八条。而且大部分是关于粮站和供銷社的，觉得它們派头太大，手續太多。队办公室是小社时候的工房，只有孤零零一間房子；會議早已經开始了。申大嫂在門口躊躇着；因为屋子里黑压压坐滿了人，就是找个插足地方也不容易。最后，副社长沈心田看她背着娃兒，設法把她領进去了。

副社长沈心田就为本队住家，高大結实，从前当过雇工。一般社員都反映他脾气好，从来不要态度；但是，申大嫂忽然感觉他变了样了，老是显出一副不滿的神情。好象装了一肚皮的悶气。队长黃明照也沒精打采的，神色不大对劲。同时，她还感觉这个會議跟以往的會議不同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帶一点庄严味兒。

正在发言的是一个老太婆。虽然瘦得跟豇豆样，但很健旺。申大嫂感觉奇怪的是，这个老太婆从不参加社会活动，也不出工，而且平常很怕兒子媳妇，現在她却不但跑来开会，还有那么多的意見！老太婆的兒子叫王家福，高大，长期患着支气管炎。他当过斗行，也当过粮食販子。他就坐在母亲旁边，不时帮腔似的插几句嘴。



老太婆正在埋怨粮食太留少了，故意把生活形容得很“苦”，说得罗里罗嗦。申大嫂听了一阵，嘴角边浮起一个讽刺的微笑；接着摸出鞋底板来，只管纳她的鞋底去了。因为这种埋怨，她早就从王家福本人嘴里听到过无数遍了，同时她也知道，王家福每年要卖两槽肥猪，几窝猪崽，赶场天往往醉得一塌胡塗。

申大嫂是坐在自己带来的竹凳上的，旁边有一张矮方桌，工作同志正在煤油灯下作着记录。开始，她一面纳鞋底，一面继续听老太婆说，到了后来，注意力可就几乎全部集中在活路上了。只是偶尔听到一言半语。可是，等到老太婆哭起来，借题发挥的咒骂儿子的时候，她却越听越不耐烦，忽然又把活路停下来了。

这时候会场里很静，气氛变得更加严重起来。沈心田的神色也更加难看了。他同工作同志老王一道坐在矮方桌边，嘴紧闭着，不住喘着粗气。队上几个积极分子，也都很不安静。

申大嫂带点惊怪神情四面扫了一眼，忍不住插嘴道：

“嗨！怎么哭呵？这又不是诉苦会呢！……”

“我就是来诉苦的！”老太婆嚷叫道，“可怜现在变鸡变狗都找不到吃的呵！……”

“你家里一年两槽肥猪都是风吹大的！”

申大嫂忍不住又用厌恶口气顶了一句，接着准备重新纳她的鞋底；但她一点没有料到，老太婆的儿子王家福出马了。几个富裕农民紧接着也向她开了火，会场上立

刻乱糟糟嚷成一片。

“安逸！开了这么久的会，铁心奴才今天鑽出来了！……”

“大約你洗得白，每年分的是双分肥！……”

“嘴巴干淨点吧！”申大嫂回嘴道，“你怕我罵不来人哇！……”

有誰忽然在她背上戳了一下，她一惊，立刻回过头去。

“快少插些嘴吧，这几天連社干都不敢哼气呵！……”

这提出劝告的叫廖大娘。一个毫无主見、喜欢嘀咕的胖老太婆，老汉早去世了，兒子在城里百貨公司当售貨員。接着，她又皺着面孔，用一种充滿担心的調子，悄声說了一通前两天晚上王家福本人的发言。这个发言，比他媽的还要恶毒，仿佛解放以来甚么都搞錯了！……

“呵哟，你怎么連行市都不晓得呵！”最后她又着力加上一句。

“我就只晓得一个人要憑良心說話！……”

申大嫂很恼激，她嚷叫着，一下把头扭轉去了。

这时候，会場上又逐漸安靜了。工作同志正在講說秩序的重要，希望大家不要搶着发言。而且各人說各人的，不要急于爭辯。最后，他又重新开始闡发大鳴大放的道理；但是沈心田这时候已經感到不耐煩了，老是用一种敌对眼色看望那个心平气靜的青年人。

“哪一个又接着說吧？”沈心田終于忍不住插嘴道，



“啥話都可以講！……”

申大嫂神經質的移动了一下怀里的娃兒，又把麻綾几下繞在鞋底板上，別好針，准备接着发言；但她还没有弄停当，对面墙角落里，已經有人开了腔了。于是她抑制的叹口气，重新納她的鞋底。只是已經沒有先前那样从容，不管扎針，不管納綾，都好象打仗样，用了全副精力在干。而且很快她就沒心思做活了。

这个发言人叫曾学初，王家福的外甥。跟王家福相反，他身材瘦小，穿着一件以往一般二流子常穿的所謂“二馬裾”棉紧身。一頂海昌蓝干部帽高高的掀在脑瓜子上，額头上耸起一大綹头发。解放前在街上当賭棍，很少摸过庄稼。他的发言同样是恶毒的，而且一直带着一种自我陶醉的神气，措辞非常放肆。

曾經有两三次，越过那些用各式各色帽子、帕子打扮起来的脑袋，申大嫂尽量仰起脖子，向那墙角落望过去；而从她的神色看来，如果不是前面坐着那么多人，如果老王同志沒有強調过紀律，她早就冲到那个流氓身边，响响亮亮賞他几个耳光！

最后，她身子一轉，把头伸向方桌边去，小声問沈心田道：

“这究竟是啥子会呵？”

“大鳴大放嗦！”沈心田嘶声說，又生硬的笑了笑。

申大嫂莫名其妙的瞪着眼睛，慢慢把头縮回去了。

“好吧，”她叹口气想道，“你們党員干部都听得下去

哩！……”

她感觉有些灰心，甚至連會議也不想参加了。当她把奶娃抱出去，提了泡尿，刚才回身走到門口的时候，一个青年妇女已經紧接着曾学初在发言。这个女社員叫吳宏冰，曾經是联組时期的积极份子；但她早就躺下来了。現在正在“控訴”合作社帶給她的“損害”。

申大嫂在門口停了一陣，接着十分魯莽的穿过人群，走到自己座位边去，提起那只小竹凳兒，就又同样魯莽的退出去了。这中間，好多人的眼睛都跟着她身子轉，以为她会走掉。

“还没有散会呵！”有誰小声的提示說。

“我不会走——这么样好听呢！……”

她回答着，把竹凳兒安在門檻外面，搂着奶娃坐下去了。

天很黑。风从屋后一枝大皂荚树的枝条間穿过，发出飒飒的声响。开始还不感觉怎样，久坐一陣，就立刻发觉外面比屋子里冷多了。可是，申大嫂只是不大自觉的把奶娃搂得更紧一点，一面繼續納悶。因为正跟絕大多数正派社員一样，她实在猜不透，干部們为甚么会讓王家福这类人胡言乱語？是不是政策变了？……

当會議結束时，工作同志又着重談了談当前的生产問題，鼓动大家尽快完成磨盘山的改土任务。这个任务，队上已經布置了好久了，可是，由于邪气一时占了上风，大家都不起劲。有一天，沈心田和黄明照气极了，两个人

上山挖了一天；但这显然不是办法。因此这天晚上，工作同志准备多講講去年改土增产的事实。

但是，他才开了个头，王家福就把他媽叫起一道走了，摆起一副不好碰的面孔。紧接着，曾学初又带走两三个人，一面說着昏話。最后是三五成群的走。尽管干部一再招呼，效果也不显著。

这时候，申大嫂忽然从門檻边站起来了，阻拦似的堵在門口。

“你們都想跟王家福当尾巴哇？”她理直气壮的嚷叫着，而那几个滿以为可以溜回去的社員，立刻惶惑不安的停下来了。“跟你們明講吧，人家的心早就离开太阳升了，看你們能跟多远！”

“你这个話罵的哪一个呀？”肥胖的廖大娘首先叫喊起来。

“安逸，一竿竿打一槽人！”其他两三个人也都跟着提出抗議。

因为時間已經不早，这点紛爭，工作同志很快就解决了。那几个打算溜掉的社員，也已經陸續退回原来的座位上去。而且只有廖大娘一个还在嘀咕，对申大嫂不滿意。應該說，这最后半点多鐘的會議开得不錯，气氛同先前完全不一样了，大家提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。

当申大嫂回到院子門口的时候，夜已經很深了。这个院子，从前是地主的，由王家福一家人居住。土改时候，因为申大哥的房子太破了，分的田地又掉的远，工作

組就叫王家讓出兩間房子。照例，院子門平常很少上門門的，总是用根杠子頂住，用力一揷就会敞开。然而，这晚上不仅頂了，不仅上了門門，还特別关得紧。

申大嫂用力揷了一陣，接着又大声喊叫，同时把門搥得很响。可是一点用处沒有，院里院外，照样沒人应声。这是王家福故意搗鬼，申大嫂很快就明白了。而且想到丈夫正在生病，耳朵又不大灵醒；两个孩子，可能都睡熟了，于是她繞到院子后面去了。因为后面的垣墙坍了一处，是用荆棘堵塞住的，搬开荆棘，勉强可以进去。

最后，申大嫂终于摸进自己屋里去了，于是一面抱怨着申大哥，一面准备上床睡觉。这时候，他忽然听见王家福在咳嗽，而且咳得很响很响，显然故意要她听见。这把申大嫂气炸了。

“下次开会我还要講！”她边上床边嚷道，“零头我都还没有講到哩！……”

这立刻得到反应，王家福紧跟着嚷叫起来；但是申大嫂径自睡觉去了，沒有理睬。

次晨，申大嫂一早就起来了。吃过早飯，她就背上奶娃，到磨盘山参加改土；申大哥留在家里繼續养病。而她刚才跨上院壩，王家福他媽和他老婆，就扯鷄罵狗的嚷开了。接着，王家福本人，也响着老痰参加进来。他更沒有忘記申大嫂对他的尖銳揭发。

申大嫂一直冷靜的穿过院壩，等到走到大門阶沿上了，这才鋤头一頓，回轉身嚷叫道：

“你們罵起些吧！——合作化就是好！——粮食就是够吃！……”

“你怎么不够吃？我們背死人过河呢！……”

王家福一蹦从門檻上跳起来了。他嚷叫着，不住喘气，那声响正跟扯风箱样。

这是他最生气的：一九五四年入社的时候，申大嫂他們倒找了十几元才分配到全家人的口粮；才隔一年，不倒找了，还分配了三十多元現金；今年分的現金更多，有六十几元！可是，他王家福呢，收入不但沒有增加，反而比单干少。这是穷人把他的便宜占了！

看了王家福气急敗坏的样兒，申大嫂差一点笑出来；她扛起鋤头，一轉身走掉了。到磨盘山改造土地。这磨盘山从前是座光秃秃的山头，只生一些茅草，供农民做燃料，此外就甚么用处也沒有了。解放后才被逐步开发出来，开始生长粮食。但是坡度太大，水土流失严重，因而产量很低。前两年队上把一部分改成梯土，面上一层淀泥，产量很快就增加了，因此社管会要他們再繼續干下去。

当申大嫂来到磨盘山脚下的时候，她望坡上一看，連一个人影子也沒有。这跟往两年多不同呵！就是去年冬天，也不是这样的。天才一亮，就有人出工了，在耀眼的曙色中揮动着鋤头。但她忽然发现沈心田門口有几个人，蹲在一个火堆面前。这几个人，也是到磨盘山出工的，因为人数不多，大家也就懶心懶腸留下来了。

申大嫂扛着鋤頭朝沈心田院子門口走去。那幾個人的神情是悠閑的，但卻顯得有點憂愁。他們正在一面抽煙，一面談着這幾天開會的情形。他們被王家福幾個人的叫喊，以及老王同志滿不在乎的態度鬧胡塗了。

“象這樣鬧下去，將來怎么做呀？”一個柿餅臉中年人嘆息說。

“我也是這樣想！”一個名叫張么爸的老頭兒接着道，“昨晚上一夜沒有合眼睛啊。今天天還沒亮，我就爬起來了，去找老王同志。我想問他：攤子越操越爛，你們究竟打的啥主意呀？難道由他們把社搞垮！……”

“沒有那麼便當！又不是他幾個人的社呢。”申大嫂邊走邊接腔說。

她隨即在一塊石頭上坐下，解下奶娃，火辣辣的說起來了。她把王家福的老底子全部抄了出來，同時也說到王家福昨天夜里的搗蛋，以及今天早上的謾罵。接着她又開始攻擊老王同志。

“涵養真好！”她諷刺的接着道，“听了那麼多怪話，氣都不哼！”

“還一直笑咪咪的呵！”那柿餅臉說，“早上他又咋個說呢？”

“影子都沒有看見！”張么爸回答道，“跟老沈到鄉上開會去了。”

這時候又陸續來了五六個人。正跟大家一樣，他們也對這幾天的局面感到迷惘，生產情緒有些低落。這一



来谈话更活跃了，谁也没有想到上山的事，仿佛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着发泄感情。申大嫂忽然想起一九五四年秋天，几户富裕农民闹退社的事情来了。那时候也有点象现在，好多人都愁眉不展的，这里三个，那里五个，蹲在院壩里、田塍上发議論，差点耽誤了小春。她不知不觉受到大家的感染，于是轉身到沈心田家里去了。当她坐了陣出来的时候，几乎全队人都到了；身材高大的王家福最打眼。

申大嫂没有想到王家福会来的，有点莫名其妙；接着又一眼发现了曾学初。这个发现更加加强了她的怀疑，猜不透他们是路过这里呢，或者是来出工。但她很快就明白了：他们正在撒謊說好多人口粮都吃光了，而且籽种太留多了，主张分一部分“救急”。这件事，王家福前几晚上就在会议上提过的，說得头头是道，迷惑了很多。现在，經他们又一次提出来，附和的人更加多了。

王家福叫喊得最响，他响着老痰，逼着黃明照去开仓库。

“当个队长，你这点担子都怕挑嗎？”他气势汹汹的質問道。“挑不起，你就擱下来吧！出了事我們承，不会往你身上推的。你們說这話对嗎？眼看人都沒有吃的，总不能堆在那里喂耗子呀！”

“我前两場就吃尽紅苕了！”有人虛假的叹息說。

“这几天哪个还剩得有細粮呵！……”

接着又响起一长串訴苦声，好几个人跟着叫喊大米、

玉麦早吃光了，单吃紅苕不大頂事。队长黃明照一开口就給王家福一幫人頂轉去，簡直插不上嘴。最后，这个从来誠实无欺的社干只好扯了个誑：保管員把鑰匙帶上街了。然而，这一来王家福几个人吵鬧得更厉害了，曾学初甚至主张干脆打开保管室的門鎖……

这时候，申大嫂着实忍不住了，她嚷叫着，一面奋力挤进入丛中去。

“你們大家究竟是来出工，还是来分籽种的呵！……”

“依你說呢？”王家福充滿敌意的插进来反問，眼睛瞪得很大。

这是申大嫂早料到的，她沒有理他，一个劲接下去道：

“三早当一工，就說籽种多了，要分掉一部分，也有个时候呀！……”

“今天老人婆又鑽出来了！”廖大娘对一个老头子嘀咕起来。

“你还用得上老人婆嗎？那么样聪明呢！”申大嫂回嘴道，忽然想起一九五三年王家福暗中盘剥廖大娘的故事，“可惜差一点連几亩土地都叫大嘴巴吞掉了！一个人也要长一点脑筋呵……”

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王家福当时还被斗过；好多人立刻失声笑了。

“你这是罵的哪一个呀？”廖大娘抗辯道，“我把你尾巴踩到了嗎？……”

“不要吵了!”张么爸跺足道,“就吵上天,活路总要做呀!……”

“可是那些多余的籽种呢?”有誰不滿的插嘴問。

“将来少你們一顆我賠一升!”队长黃明照理直气壮的叫出来。

“这还要怎样呢?”申大嫂接着道,“大家走吧,已經半晌午了!……”

于是,她忙着背上奶娃,扛起鋤头,带头从沈心田屋后往磨盘山走去了。大多数人陸續跟了上去。而且,到了后来,就是那个胀了一肚皮悶气的廖大娘,也一路嘀嘀咕咕,离开王家福两三个人,一瘸一瘸地跟着往山上去爬。她怕別人搶了工分。

这一天申大嫂工作得最痛快。每一想到王家福、曾学初的失敗,她的劲头更大。但是,当她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,她才知道,王家福一家人謾罵了一个整天,申家的祖宗三代都沒逃过!

“听听劝吧,你就少管点閑事哩!”申大哥再三的恳求說。

“这是管閑事嗎?”申大嫂反問道,“我看你越来越落后了!”

“你沒有听見他們罵起来那股劲呵!……”

“他一不提名,二不道姓,我只当他把胡豆吃多了!……”

申大嫂决定对那些怯懦可耻的謾罵一概置之不理。